

世界文学名著 宝库



人间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人 间

〔前苏联〕高尔基 著
汝 龙 译

| 安徽文艺出版社

珍

我来到人间，在本城^①大街上一家“时式鞋店”里做一名“学徒。”

我的老板是一个身材又小又圆的矮子。他脸色黑红，皮肤粗糙，牙齿发绿，眼睛是很淡的污泥的那种颜色。我觉得他是个瞎子。我想肯定这一点，就不住地做鬼脸。

“别做怪相，”他轻声而又严厉地说。

这对污浊的眼睛居然看见我了，这是使人不愉快的。我就不相信这对眼睛能看见人。也许老板只是猜出来我在做鬼脸吧？

“我已经说过，不要做怪相，”他教训道，声音越发低了，他的厚嘴唇几乎没动。

“别抓挠你的手，”他那干巴巴的低语声爬到我这边来。“你如今是在城里大街上头一流商店里做事，这得记住！学徒应当在店门口那儿站着不动，好比一尊雕像……”

我不懂什么叫做雕像，我也不能不抓挠我的手。我这两只手，一直到胳膊肘那儿，布满了红斑和烂疮，疥癣虫咬得我难忍难熬。

^① 指尼日尼·诺甫哥罗德城，现改称高尔基市。——译者注。



“你在家干什么活？”老板瞅着我的手，问道。

我讲了一讲，他就摇着他那贴满了灰色头发的圆脑袋，盛气凌人地说：

“捡破烂，比要饭都不如，比偷东西都不如。”

我就有点自豪地声明说：

“要知道，我也偷过东西呢。”

一听这话，他就伸出两只手来往一张斜面办公桌上——按，仿佛一只猫往前伸出两个爪子似的。他惊恐地睁大他那对空虚的眼睛，瞧着我的脸，声音低哑地说：

“什么？你怎么还偷过东西？”

我就把这件事解释了一下①。

“哦，我们不来计较这些小事。不过，要是你在我这儿偷鞋或者偷钱，我就要把你送进监牢里去，一直把你关到长大成人……”

他是平心静气地讲这些话的，我却吓了一跳，也就越发不喜欢他了。

在这个鞋店里做生意的除了老板以外，还有我的表哥，亚科甫的萨沙②。另外还有一个大店员，那是一个伶牙俐齿、很会兜揽生意、脸颊绯红的人。萨沙穿一件褪成棕色的小礼服，戴着衬胸，扎着领结，散着裤腿。他态度高傲，不把我放在眼里。

我的外祖父领我来见老板的时候，还要求萨沙帮助我教我做。萨沙却大模大样地皱起眉头，警告说：

“要叫他听我的话！”

外祖父就伸出一只手来按在我的头上，硬要我弯一

藏

① 高尔基小时候捡破烂，由于生计所迫而同一些小伙伴合偷过一些旧木板。见高尔基著的《童年》。——译者注。

② 高尔基的二舅亚科甫·卡什林的儿子。——译者注。

下脖子。

“你要听他的话。不管是论年纪还是论职位，他都比你大。”

珍

萨沙瞪大眼睛，教训我说：

“你要记住外公说的话！”

于是他从头一天起就开始热心地利用他这种高我一等的地位。

“卡什林，别瞪起眼珠子，”老板常这样说他。

“我没瞪眼，老板，”萨沙回答说，低下头。可是老板不放过他：

“你别拉长了脸，买主们会把你当成一头公山羊^①了……”

大店员就恭恭敬敬地陪着笑脸，老板难看地咧开嘴巴。萨沙却涨得满脸发紫，躲到柜台后面去了。

我不喜欢这类话，有许许多多的字眼我都听不懂。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人说的是外国话。

每逢一个女顾客走进门来，老板就把他的手从衣袋里抽出来，摸着他的唇髭，脸上装出一副甜蜜蜜的笑容。这种笑容弄得他满脸都是皱纹，却没有改变他那瞎眼的模样。大店员把他的两个胳膊肘紧紧地贴在腰上，挺直身子，让他那两只手毕恭毕敬地悬在半空中。萨沙惊慌地不住眨眼，为的是极力掩盖他那对爆眼睛。我呢，站在店门那儿，偷偷地抓挠我的手，注意看他们做生意的规矩。

大店员在女顾客面前跪下去，给她试鞋，他的手指头怪模怪样地张开来。他的手颤颤巍巍，极其小心地碰

^① 在俄国的粗话里，“公山羊”含有“色鬼”的意思。——译者注。

到那个女人的脚，仿佛深怕把那只脚碰断了似的。其实，那只脚肥得很，活象一个倒放着的歪脖子酒瓶。

有一回，一个太太不住地抖动她的脚，缩起身子，说：

“哎哟，您搔得我好痒啊……”

“这是为要顾到礼貌，太太，”大店员热心地赶快解说。

瞧着他对女顾客的那种肉麻样子，怪可笑的。我为了不笑出声来，就扭过脸去对着店门的玻璃。可是我又忍不住想观察他做生意的样子，店员的那一套手法引得我太开心了。同时我又暗想：我是永世也学不会这么有礼貌地张开我的手指头，这么灵巧地给别人的脚穿上鞋去的。

常常，老板走出店堂，到柜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去，而且把萨沙也叫去，单留下大店员一个人同那个女顾客周旋。有一回，他的手摸过一个棕红色头发的女人的脚以后，他就把他这只手的几个手指头捏成一小撮，送到嘴边去吻了一下。

“哟，”那个女人惊叹道，“您可真是调皮！”

可是他鼓起腮帮子，使劲发出亲吻的声音：

“啧啧！”

看到这儿，我就哈哈大笑，笑得我深怕倒在地下，就伸出手去揪住门柄，结果店门开了，我一头撞在玻璃上，把玻璃碰掉了。大店员就不住地对我跺脚，老板伸出他那戴着大金戒指的手指头敲我的脑袋，萨沙也动手拧我的耳朵。傍晚我们同路回到老板家里去的时候，萨沙严厉地教训我说：

“你干出这种事来，人家会把你赶走的！哼，这有

什么可笑的呢？”

他还解释说：要是那个店员博得太太们的欢心，铺子里的买卖就会兴隆些。

“就算这个太太不需要买鞋吧，可是单为了看一眼这个招人喜欢的店员，她也会来一趟，另外多买上一双鞋的。你就这么不懂事！简直为你操够了心……”

这话惹得我恼气：谁也没有为我操过心，尤其是他。

每天早晨，厨娘，这个有病的、脾气大的女人，总是在叫醒萨沙的前一个钟头就把我叫醒。我就刷干净老板一家人、大店员、萨沙的鞋和衣服，烧茶炊，给所有的炉子送柴禾去，洗干净装午饭用的提盒。到了商店里，我就扫地，掸灰尘，准备茶水，给顾客们送货，到老板家里去取午饭。在这种时候我的守门的职务就由萨沙担任，他认为这有损于他的尊严，就骂我说：

“笨货！叫人家替你干活……”

我觉得这儿沉闷乏味。我过惯了独立不羁的生活，过惯了那种从早到晚在库纳维诺^①的沙土铺成的街道上，在混浊的奥卡河的岸上，在野外，在树林里的生活。这儿没有我的外祖母，没有我的同伴，没有一个可以谈一谈话的人。同时在这儿，生活向我露出了它那鄙陋虚伪的内情，惹得我气愤。

女顾客什么东西也没买就走掉，这是常有的事。可是他们三个人却觉得受了委屈。老板立刻收敛他那副甜蜜蜜的笑容，下命令说：

“卡什林，把货收起来！”

① 尼日尼城的郊区，高尔基的外祖父的家在那里。——译者注。





随后他就骂道：

“嘿，这头猪，闯到这儿来了！这个蠢娘们儿在家里坐得无聊了，就出来逛商店。你要是我的老婆呀，我早就给你点厉害看看了……”

他的老婆生得干瘪，黑眼睛，大鼻子，动不动就对他跺脚，叫骂，就象对待仆人一样。

往往，他们对一个熟识的女顾客谦恭地鞠躬，说出种种殷勤的话，把她送走以后，就纷纷用肮脏无耻的话数落她，惹得我恨不能跑到街上去，追上那个女人，把他们数落她的话统统告诉她才好。

当然，我知道人们一般说来都是互相在背后说坏话的。可是这几个人特别可恶地议论一切人，倒好象有什么人承认他们是最优秀的人，派他们来担任全世界的审判官似的。他们嫉妒很多的人，从来也不称赞任何人，对每一个人都知道一点他的坏处。

有一回，一个年青的女人来到这个商店里，她脸蛋儿红喷喷，眼睛亮晶晶，穿一件丝绒的斗篷，上边镶一个黑皮的领子，她的脸被那块黑皮子烘托得就象是一朵美得出奇的花。她把那件斗篷从肩膀上脱下来，由萨沙把它接过去，她就显得越发漂亮了：她那苗条的身材紧紧地裹在一件蓝灰色的绸衣服里，她的耳朵上有些钻石在发亮。她使我联想到美丽的瓦西里萨^①，我相信她必是省长夫人。她受到特别恭敬的接待，他们见着她就象见着一捧火似的，不住地低头哈腰，满嘴的甜言蜜语，气都透不出来了。那三个人在店堂里东奔西跑活象魔鬼，货橱的玻璃上掠过他们的映影，倒好象四周的东西

藏

① 俄国民间故事中的一个女人，非常聪明，意志坚强。——译者注。

珍

一齐着了火，正在熔化，马上就要变成另一个样子，换成另一种形状似的。

可是，等到她很快地选中一双贵重的鞋，走了，老板却吧哒一下嘴，打一个唿哨，说：

“这条母狗……”

“一句话，无非是个女戏子罢了，”大店员轻蔑地说。

他们就纷纷议论这个女人的那些情人，议论她的花天酒地的生活。

午饭后，老板总是到商店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去睡觉。有一次我打开他的金怀表，在机器里滴上一点醋。我很愉快地看见他睡醒以后走到店堂里来，手里拿着那个怀表，心慌意乱地嘟哝说：

“真是意想不到的事！怀表忽然冒汗了！从来也没有出过这样的事：怀表冒汗！莫非是要出什么不吉利的事吗？”

尽管商店里的杂事很多，家里的工作也不少，我却好象在沉重的烦闷无聊中昏睡。我越来越常常暗想：我该干出一件什么事来，才能让他们把我从商店里撵走呢？

一些身上粘着雪的行人在商店门前沉默地闪过去，仿佛他们在给什么人出殡，送死人到墓园里去，可是误了时间，落在送葬的行列的后面了，于是急急忙忙，赶紧去追上那口棺材。街上的马车摇晃着，费力地爬过雪堆。这家商店的后面，教堂的钟楼上，每天响着凄凉的钟声，原来大斋^①到了。钟声象枕头那样打在人的头

^① 基督教斋日，共四十天，在复活节前。——译者注。



上：痛倒是不痛，可就是弄得人头脑麻木，耳朵发聋。

有一次，我正在店门附近的一个院子里拆开一口刚刚收到的货箱，这时候教堂看守人走到我跟前来。他是个歪脖子的小老头，浑身软绵绵的，象是用破布做成的。他衣服褴褛，仿佛让狗撕破了一样。

“你，上帝的人呀，给我偷一双套靴吧，行吗？”他提议说。

我不吭声。他在一口空箱子上坐下来，打了个呵欠，在嘴上画了个十字^①，又说了：

“你偷吧，啊？”

“不能偷东西！”我告诉他说。

“可是大家都偷。你得敬重老人才是！”

他跟我四周的人不一样，这很招人喜欢。我体会到他十分相信我愿意为他偷东西，我就答应从窗子的通风口里递给他一双套靴。

“那才好，”他平静地说，可是并不高兴。“你不是骗人吧？嗯，嗯，我看得出来你不是骗人……”

他沉默地坐了一会儿，用他的靴底揉搓着肮脏的湿雪，然后点上他那个陶土的烟斗，忽然吓唬我说：

“可要是我骗你呢？我一拿到这双套靴，就立刻送到你的老板那儿去，而且说这是你卖给我的，价钱是半个卢布，那怎么样？啊？那双套靴值两个多卢布，可是你只卖了半个卢布！你把钱都买糖果吃了，啊？”

我怔住了，瞅着他，好象他已经把他应许要做的这件事做过了似的。他不住地轻声说话，瓮声瓮气，同时瞧着他自己的靴子，喷出淡蓝色的烟雾。

藏

① 按俄国迷信，这是为了避邪。——译者注。



“比方说，假定这是你的老板指使我干的：你去替我摸一摸那个孩子的底，看他是不是个贼娃子？那又怎么样呢？”

“那我不给你套靴了，”我生气地说。

“你既答应了，现在就不能不给喽！”

他就拉住我的手，把我拽到他跟前去，伸出一根凉手指头敲我的脑门子，懒洋洋地接着说下去：

“你怎么能平白无故地说：喏，拿去吧？！”

“是你自己要的嘛。”

“我想要的东西多的是！我要你去打劫教堂，那你怎么样，去打劫吗？难道外人是轻易相信的吗？哎，你呀，小傻瓜……”

他把我推开，站起来。

“偷来的套靴我不要。我又不是老爷，我根本不穿套靴。我这不过是开一个玩笑罢了……你这么老实，那么等复活节到了，我就放你到钟楼上去，你可以在那儿敲一敲钟，看一看这个城……”

“我熟悉这个城。”

“从钟楼上看起来，这个城要漂亮一点……”

他把他的靴尖伸进雪里，慢腾腾地往教堂的拐角那边走过去。我瞧着他的背影，闷闷不乐，提心吊胆地暗想：这个小老头真的是在开玩笑呢，还是由老板私下里派来考察我的？我都不敢走进商店里去了。

萨沙跳进院子里来，喊了一声：

“你在忙些什么鬼名堂！”

我突然心头火起，举起钳子来对他抡了一下。

我知道他和那个大店员常偷老板的东西。他们往往把一双皮鞋或者便鞋藏在炉子的烟囱里，然后在离开商

店的时候把它塞在大衣的袖子里。这种事我不喜欢，而且使我害怕，我是记得老板的恫吓的。

“你偷东西？”我问萨沙。

“不是我偷，是那个大店员偷，”他严厉地对我解释说，“我只不过是帮他的忙罢了。他说：你帮我干！我不得不听他的话，要不然他就会跟我为难。咱们的老板！以前他自己就做过店员，他什么都懂。可是你别说出来！”

他一面说话一面照镜子，学那个大店员的样子不自然地张开他的手指头，整理他的领结。他一股劲儿地对我摆出高我一等的架子和压我一头的权势，扯开男低音的嗓门对我叫嚷。每逢他支使我做事，他总是把他的一条胳膊往前一伸，那姿势仿佛要把我推开似的。我生得比他身量高，力气大，可是瘦得皮包骨头，笨手笨脚。他却丰满，轻巧，光润。他穿着礼服，散着裤腿，这在我的心目中显得尊严庄重，可是他周身有一种惹人不开心的和可笑的味道。他痛恨那个厨娘，而厨娘也真是一个奇怪的女人，谁都弄不清她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。

“世界上的事我最喜欢的，就是搏斗，”她睁大她那对烈火般的黑眼睛说。“不管什么样的搏斗，在我看来都一样：公鸡相斗也罢，狗咬架也罢，庄稼汉厮打也罢，我一概都喜欢！”

要是院子里有几只公鸡或者鸽子斗起来，她就丢下手里的活，瞅着窗外，把这场厮杀从头看到尾，忘掉一切，脑子里什么也不想，耳朵里什么也不听。每到傍晚，她就对我和萨沙说：

“你们这两个孩子干什么闲坐着，还不如打个架的好！”



萨沙生气了：

“我可不是什么孩子，我是个小店员了，傻娘们儿！”

“哦，这我倒没看出来。要叫我来说，没娶媳妇的就都是孩子！”

“傻娘们儿，呆头呆脑……”

“魔鬼倒是聪明，可就是上帝不喜欢他。”

她这种谚语特别惹得萨沙冒火，他就挖苦她。她呢，轻蔑地斜起眼睛瞧着他，说：

“哼，你呀，蟑螂，上帝错叫你投了胎！”

他不止一次撺掇我趁她睡熟的时候给她的脸涂上黑鞋油或者煤烟，在她的枕头里扎上大头针，或者另外想个什么法子跟她“开一下玩笑”。可是我怕那个厨娘，再者她也睡得不沉，常常醒过来。她一醒，就点上油灯，坐在床上，眼睛瞅着墙角一个什么地方出神。有的时候她绕过大灶，走到我这儿来，把我叫醒，用沙哑的声音要求我说：

“我睡不着，列克塞依卡^①，我心里有点害怕，你跟我说说话吧。”

我就睡意朦胧地对她讲点什么事。她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，光是摇晃她的身子。我觉得她那热乎乎的身子冒出蜡和神香的气味^②，她很快就会死了。说不定她马上就会脸朝下，一头栽在地板上死掉。我心里害怕，我的说话声就响起来，可是她拦住我说：

“小点声！要不然那些坏蛋醒过来，就会胡思乱想，

① 高尔基的名字阿历克塞的爱称。——译者注。

② 借喻“死尸的气味”；当时俄国人死后要抬进教堂里去做安魂的弥撒，“蜡和神香的气味”就是教堂里的气味。——译者注。



把你当做我的姘头了……”

她在我的身旁坐着，老是保持同一种姿势：她弯下腰，把两个手巴掌塞在两个膝盖中间，用她腿上的尖骨头把手巴掌夹紧。她的胸脯是平的，她的一根根肋骨甚至透过她那粗麻布厚衬衫印出来，象是一个干裂的木桶上的一道道铁箍。她往往沉默着坐上很久，随后忽然低声说：

“我死了才好，免得心里老是这么忧愁……”

或者，不知她在问一个什么人：

“我老活着不死，这算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睡吧！”她没容我讲完就打断我的话，直起腰来说。然后这个灰色的女人就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厨房的幽暗里。

“巫婆！”萨沙在她背后这样称呼她。

我就对他提议说：

“那你当面去这么叫她！”

“你当是我不敢叫吗？”

可是他马上皱起眉头说：

“不，我不当面叫她！或许她真是一个巫婆也说不定……”

她对一切人都看不上眼，爱发脾气，就连对我也是任什么事都不讲情面，早晨一到六点钟，就来揪我的腿，嚷道：

“别贪睡啦！去抱柴禾！烧茶炊！削土豆皮！……”

萨沙醒过来了，哀叫道：

“你嚷什么哟？我要告到老板那儿去！你吵得人睡不着觉……”

她那骨瘦如柴的身子在厨房里很快地移动不停，同

珍

时她朝萨沙那边闪着她那对由于失眠而发红的眼睛，说：

“呸，上帝错叫你投了胎！我要是你的后妈，我早就把你收拾了。”

“该死的，”萨沙骂道。他在到商店去的路上撺掇我说：“应当想个办法让老板把她赶走才好。应当趁人没注意，偷偷往所有的菜里多加点盐。要是她烧出来的菜都太咸，咱们的老板就把她赶走了。要不，放上点煤油也成！你干什么不动手呢？”

“那你怎么不去干？”

他生气地哼一下鼻子，说：

“胆小鬼！”

厨娘当着我们的面死掉了。她正弯下腰去，要端一个茶炊，忽然她的身子挫下去，坐在地板上了，倒好象有人推一下她的胸口似的。随后她一声没吭，斜着身子倒下去，她的两条胳膊往前平伸出去，她的嘴里流出了鲜血。

我们两个人顿时明白她死了。可是我们吓蒙了，瞧了她很久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最后萨沙一个箭步蹿出厨房，跑掉了。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，就偎到窗口去，凑近亮处。老板来了，发愁地蹲下去，伸出手指头摸摸厨娘的脸，说：

“她果然死了……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他开始对着墙角，对着奇迹创造者尼古拉的小圣像，在胸前画十字，做祷告，然后对着前堂发命令说：

“卡什林，你跑一趟，去报告警察！”

警察来了，转悠了一阵，得着几个茶钱，就走了。过后他又来了，而且带来一个赶大车的。他们抬起厨娘



脚和头，把她抬到街上去了。老板娘在前堂里往这儿看一眼，吩咐我说：

“把地板擦干净！”

可是老板说：

“幸好她是在傍晚死的……”

我不懂这有什么好。临到躺下睡觉的时候，萨沙对我说，而且口气异乎寻常地温和：

“你别熄灯啊！”

“你害怕吗？”

他拉起被子来蒙上头，躺在那儿久久不吭声。夜晚那么安静，仿佛在倾听什么声音，等着发生什么事情似的。我觉得好象马上就要敲钟了，于是突然之间，全城的人就会又是奔跑，又是喊叫，惊慌得乱成一团。

萨沙从他的被子里露出他的鼻子，小声提议说：

“咱们一块儿睡在灶台①上吧，好不好？”

“灶台上热。”

他沉默一忽儿，说：

“她是怎么搞的，一下子就死了，啊？这才是巫婆呢……我睡不着觉了……”

“我也睡不着。”

他开始讲死人，说是他们会从坟墓里爬出来，在城里徘徊到午夜，寻找他们原来的住处，寻找他们的亲人的住处。

“死人只记得这座城，”他小声说，“至于街道和房屋，他们就记不得了……”

四下里越发安静，仿佛也越发黑了。萨沙略微抬起

藏

① 或译“炕炉”，指俄国式的炉灶上面可以睡人的地方。——译者注。

头来，问道：

“你想看一看我的箱子吗？”



我早就想知道他在那口箱子里藏着些什么东西。他用一个吊锁锁着那口箱子，每次开箱子总要采取种种特别的预防措施；如果我打算看一眼箱子里的东西，他就粗暴地问道：

“你要干什么？啊？”

等到我表示同意，他就在床上坐好，没有把他的腿顺着床沿耷拉到地，却用命令的口吻吩咐我把箱子抬到床上他的脚跟前。他的钥匙跟他的贴身的十字架放在一起，挂在一根带子上。他 瞟一眼厨房里那些黑暗的角落，就庄严地皱起眉头，开了锁，还对着箱盖吹一口气，仿佛那箱盖烫他的手似的。最后他把箱盖打开，从箱子里拿出几身衣服。

这口箱子里有一半装满了药盒子、包茶叶用的花纸、鞋油盒和沙丁鱼盒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你等着瞧吧……”

他用他的两条腿夹住箱子，对它弯下身子去，轻声唱起来：

“上帝呀……”

我等着看一看玩具。我素来没有玩具，表面上对玩具装出看不起的样子，可是谁真有玩具，我就不免羡慕。我想到象萨沙这样庄重的人居然也有玩具，心里很高兴。虽然他害臊地把玩具藏起来，不过这种害臊在我倒是可以理解的。

他打开头一个盒子，从里面拿出一副眼镜架子，把它戴在他的鼻子上，严厉地瞧着我，说：